

豫章叢書

第九一冊

殘

章

集

書

第九

冊

痰飲門

論三首  
法一十四條

律三條

痰飲論

喻昌曰痰飲爲患十人居其七八金匱論之最詳分別而各立其名後世以其名之多也徒徇其末而忘其本曾不思聖人立法皆從一源而出無多岐也蓋胃爲水穀之海五藏六府之大源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以爲常人金匱卽從水精不四布五經不並行之處以言其患謂人身所貴者水也天一生水乃至充周流灌無處不到一有痰蓄卽

如江河迴薄之處穢莖叢積水道日隘橫流旁溢自  
所不免必順其性因其勢而疏導之由高山而平川  
由平川而江海庶得免乎泛濫所以仲景分別淺深  
誨人因名以求其義焉淺者在於軀壳之內藏府之  
外其名有四曰痰飲曰懸飲曰溢飲曰支飲痰飲者  
水走腸間漚漚有聲懸飲者水流脇下咳唾引痛溢  
飲者水流行於四肢汗不出而身重支飲者咳逆倚  
息短氣其形如腫一由胃而下流於腸一由胃而旁  
流於脇一由胃而外出於四肢一由胃而上入於胸  
膈始先不覺日積月累水之精華轉爲混濁於是遂

成痰飲必先團聚於呼吸大氣難到之處故由腸而  
脇而四肢至漸漬於胸膈其勢愈逆矣痰飲之患未  
有不從胃起者矣其深者由胃上入陽分漸及於心  
肺由胃下入陰分漸及於脾肝腎故水在心心下堅  
築短氣惡水不欲飲緣水攻於外火瑕故水益堅火  
鬱於內氣收故築動短氣火與水爲仇故惡而不飲  
也水在肺吐涎沫欲飲水緣肺主氣行營衛布津液  
水邪入之則塞其氣道氣凝則液聚變成涎沫失其  
清肅故引水自救也水在脾少氣身重緣脾惡濕濕  
勝則氣虛而身重也水在肝脇下支滿噎而痛緣肝

與膽爲表裏經脉並行於脇火氣衝鼻則噓弔脇則滿痛水在腎心下悸緣腎水凌心逼處不安又非支飲鄰國爲壑之比矣夫五藏藏神之地也積水泛爲痰飲包裹其外詩有謂波撼岳陽城者情景最肖詎非人身之大患乎然此特隨其所在辨名定位以所治不乖方耳究竟水所蓄聚之區皆名留飲留者留而不去也留飲去而不盡者皆名伏飲伏者伏而不出也隨其痰飲之或留或伏而用法以治之始爲精義昌試言之由胃而上胸膈心肺之分者驅其所留之飲還胃下從腸出或上從嘔出其出皆直截痛快

而不至於伏匿人咸知之若由胸膈而外出肌膚其清者或從汗出其濁者無可出矣必還返於胸膈由胸膈還返於胃乃可入腸而下出驅之必有伏匿肌膚而不勝驅者若由胸膈而深藏於背背爲胸之府更無出路尤必還返胸膈始得趨胃趨腸而順下豈但驅之不勝驅且有挾背間之狂陽壯火發爲癰毒結如橘囊者伏飲之艱於下出易於釀禍其誰能辨之誰能出之耶昌以靜理而譚醫施治鑿鑿有據謹因金匱秘典直投金鍼令業醫之子已精而益求其精耳

痰飲脈論

喻昌曰痰飲之脈金匱錯出不一難於會通以鄙見論之亦有淺深微甚之不同可預明也脈要精微篇曰肝脈與而散色澤者當病溢飲溢飲者渴暴多飲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也此特舉暴飲水溢飲病之最淺者爲言耳仲景會其意卽以飲證分之爲四統言其綱曰痰飲懸飲溢飲支飲大都爲由淺及深者商治失此不治而至於積水滔天卽此四飲自有不可同語者矣其謂飲脈不弦但苦喘短氣者見飲脈本弦飲脈不弦則水之積也不厚然亦害其陽氣微

喘短氣而已其謂支飲亦喘而不能卧加短氣其脉  
平者見支飲上於胸脇喘而短氣其脉仍平有而若  
無纔有停積未至留伏故不見於脉也其謂脉浮而  
細滑者傷飲見浮而細滑非傷風傷寒之比亦飲之  
初鬱氣分而未深也醫者於此時蚤思昏墊之災亟  
與已溺之念而行因勢利導之法患斯解矣否則證  
成深錮末流愈分伏根之所愈不可識經年檢方問  
藥漫圖成功其可得乎故凡見脉轉沉弦一派卽當  
按法求之其曰脉沉者胸中有留飲短氣而渴四肢  
歷節痛言肺之治節不行宗氣不布故短氣氣不布

則津亦不化故膈燥而渴脾氣不運水飲流於肢節而作痛也似此一證肺脾交病所稱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輪於脾脾氣散精上輪於肺之常者且轉而藉寇兵賁盜糧矣欲求其安寧可得乎至論弦脉則曰咳者其脉弦爲有水曰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虛脉偏弦者飲也爲喘滿曰脉弦數有寒飲冬夏難治曰脉沉而弦者懸飲內痛此卽沉潛水蓄支飲急弦而廣其說除大下後其脉雙弦者有虛寒之別其偏弦者俱爲水飲也冬夏難治亦因用寒遠寒用熱遠熱之法不若春秋爲易施耳懸飲內痛謂懸飲結積

於內其甚者則痛也更有沉緊之脈主心下痞堅面  
色黧黑之證謂水挾腎寒雜採於心肺之分則心下  
堅而面色黑也有脈伏而爲留飲之證積飲把持其  
脈而不露較瀦脈尤甚矣又曰脈伏便利心下續堅  
此爲留飲欲去故也又曰久咳數歲其脈弱者可治  
實大數者死其脈虛者必苦冒本有支飲在胸中故  
也凡此皆病深而脈變當一一逆其流而窮其源者  
夫天樞開發胃和則脈和今爲痰飲凝結其中則開  
闔之機關不利而脈因之轉爲沉弦急弦偏弦數  
弦緊或伏而不見非亟去其痰飲亦胡繇脈復其常

耶淺者淺治深者深治淺深之間者適其中而治留者可攻伏者可導堅者可削再一因循病深無氣灑灑時驚不可救藥矣

### 痰飲留伏論

喻昌曰痰飲之證留伏二義最爲難明前論留飲者留而不去伏飲者卽留飲之伏於內者也留飲有去時伏飲終不去留伏之義已見一斑而金匱與義夫豈渺言能盡謹再陳之金匱論留飲者三伏飲者一曰心下有留飲其人背寒如掌大曰留飲者脇下痛引缺盆曰胸中有留飲其人短氣而渴四肢歷節痛

言胸中留飲阻抑上焦心肺之陽而爲陰暄則其深入於背者有冷無熱并阻督脉上升之陽而背寒如掌大無非陽火內鬱之象也脇下爲手足厥陰上下之脉而足少陽之脉則由缺盆過季肋故脇下引缺盆而痛爲留飲偏阻木火不伸之象飲留胸中短氣而渴四肢歷節痛爲肺不行氣脾不散精之象也合三條而觀之心肺肝脾痰飲皆可留而累之矣其義不更著耶至伏飲則曰膈上病痰滿喘咳吐發則寒熱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劇必有伏飲言胸中乃陽氣所治留飲阻抑其陽則不能發動然

重陰終難蔽現有時陽伸陰無可容忽而吐發其留  
飲可以出矣若更伏留不出乃是三陽之氣伸而復  
屈太陽不伸作寒熱腰背痛目泣少陽不伸風火之  
化鬱而并於陽明土中陽明主肌肉遂振振身瞶而  
劇也留飲之伏而不去其爲累更大若此然留飲伏  
飲仲景不言治法昌自其過抑四藏三府之陽而求  
之則所云宜用溫藥和之者豈不切於此證而急以  
之通其陽乎所云苓桂朮甘湯者雖治支滿目眩豈  
不切於此證而可做其意乎故必深知比例始可與  
言往法也後人不明金匱之理妄生五飲六證之說

卽以海藏之明於五飲湯方下云一留飲在心下二支飲在脇下三痰飲在胃中四溢飲在膈上五懸飲在腸間而統一方以治之何其淺耶

再按痰飲總爲一證而因則有二痰因於火有熱無寒飲因於濕有熱有寒卽有溫泉無寒火之理也人身熱鬱於內氣血凝滯蒸其津液結而爲痰皆火之變現也水得於濕留戀不消積而成飲究竟飲證熱濕釀成者多寒濕釀成者少蓋濕無定體春日風濕夏日熱濕秋日燥濕冬日寒濕三時主熱一時主寒熱濕較寒濕三倍也內經濕土太過

痰飲爲病治以諸熱劑非指痰飲爲寒後人不解  
妄用熱藥藉爲口實詎知凡治六淫之邪先從外  
解故治濕淫所勝亦不遠熱以散其表邪及攻裏  
自不遠於寒矣況始先卽不可表而積陰阻遏身  
中之陽亦必藉溫熱以伸其陽陰邪乃得速去若  
遂指爲漫用常行之法豈不愚哉

論苓桂朮甘湯

痰飲陰象阻抑其陽用此陽藥化氣以伸其陽此  
正法也茲所主乃在胸脇支滿目眩者何耶靈樞  
謂心包之脉是動則病胸脇支滿然則痰飲積於

心包其病自必若是目眩者痰飲阻其胸中之陽不能布水精於上也茯苓治痰飲伐腎邪滲水道桂枝通陽氣和營衛開經絡白朮治風眩燥痰水除脹滿甘草得茯苓則不資滿而反泄滿本草亦曰甘草能下氣除煩滿故用之也

論苓桂朮甘湯腎氣丸二方

金匱云夫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苓桂朮甘湯主之腎氣丸亦主之並出二方其妙義愈益彰著首卷辨息論中已詳仲景分別呼吸言病之旨矣今短氣亦分呼吸各出一方呼氣之短用苓桂